

现代
汉语
句型
概论



杨成寅 著

杨成寅 著

现代汉语
句型概论

现代汉语句型概论

杨成寅 著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125字数：403 000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100册

ISBN 7—5311—1423—2/G·1240

定价(压膜)：10.15元

张志公先生给作者的信

成寅同志：

您的《概论》把词的组合关系作为语法体系的基础，我赞同这个观点，并认为这是您的稿子的最可取的方面。

汉语是“非形态语言”。汉语语法的基本的主要的内容可以说是各级语法单位的组合法。各级组合的法则是“一以贯之”的。在各级组合之中，词与词的组合这一层次是中坚，是关键。我在好些场合说过：研究汉语语法，只要掌握了词与词的组合，虽不中不远矣。以词的组合关系为基础，抓住了汉语的实质。

《概论》研究汉语句型，区别基本的和派生的，主要的和次要的。这项研究很有意义，以往语法学界没有着重做这项工作，是个薄弱环节。

以上两端是我赞赏您的稿子的两个基本点。其他细节不具列。当然也不会没有持保留态度的地方，瑕不掩瑜，这些也从略，容有机会时面谈。

张志公

1990年11月23日

序

杨成寅教授是美学理论家兼雕塑艺术家，他涉足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工作，就一般而言，的确属于“不务正业”。不过，古往今来，多才多艺的人，一通百通，对他们来说，无所谓正业与“非正业”，一旦下决心去做，什么事都可以有所成就。

我以为这部新著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以成分分析法为本，将层次分析法有益的理论观点纳入其中，透彻地阐明了各个句子成分的特点和成分分析法的优越性，建立了一套新的现代汉语单句句法学理论系统，叫做“讲关系、讲层次、讲成分”。这个系统“把任何一个句子都看成是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小家庭或大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严密的、有层次和有主次的，不能随便改动的。这个体系又不是无限制地讲层次，它主张有控制的层次论，它是以关系为基础，在成分的控制下讲层次”（见本书第一章）。我国讲了一百来年的句子成分，国外讲的时间更长，可是，据鄙见所及，像这样的句法学理论专著还不曾问世，因此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不务正业者”超越了务正业者，岂不值得庆贺？

本书在分析问题上的优点是论述详尽，明白晓畅，没有装腔作势的故作高深，便于读者理解。微嫌不足的是，时或举例偏多，有损精要。所幸无关宏旨，不影响全书的突出成就，所以谨赘数语，略表贺忱。

任学良

1990年11月16日于杭州汉语文化学院

前 言

这本《现代汉语句型概论》终于完成了。买书、看书前，我总喜欢先看看前言后记，从中了解编书者的用意和其他有关的情况。所以，编完这本书，就想到要写个前言或后记什么的，谈一谈自己的一些想法以及编书的有关情况。

一

不必隐瞒，编者奢望在这本书中提出一个语法体系。这个体系并不是个人的发明，而是我从已知的体系中选来并加以改进而成的。一个教学语法体系，应该符合科学、简明、实用这三个原则。所谓科学，实指符合汉语结构的基本规律，能够抓住复杂语言现象的总体；所谓简明，是指体系明确，不繁琐，容易掌握，一般大中学生能够学得进去；所谓实用，是指掌握了这个体系，对于运用语言文字来表述事实、抒发思想感情和阐明理论确实有实际好处，能够使学语法的人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合乎规范和更加严密。在编写这本书时，我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每分析一个例句，每建立一个句型，都是在检验体系的价值。直到完成这本书为止，我仍然感到我选择的体系是基本上符合上述三个原则的。说这话，似乎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

二

感到最满意的是，我极其明确地把语法体系建立在单句中心

结构模式的基础之上。所谓单句中心结构模式，是指主谓两大部分齐全、六个成分按“定·主·状·谓·补·定·宾”格局排列的主谓句。例句如：（我们）的诗歌〔为什么〕引不起（广大读者）的兴趣？我把这个中心结构模式当作衡量（检验、分析）一切句子的尺子，看看别的句子跟这个模式在格局上、在成分的表达法上……有什么不同，并据此来分析句子，划分句型；甚至确定结构关系的种类、划分词类，也要考虑到这个模式。毫不夸大地说，如果没有这个单句中心结构模式，成分分析法就寸步难行。《暂拟系统》在析句法上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批评，其中一个原因，我看就是没有明确处处用这个单句中心结构模式作为自己体系的主心骨。没有这个模式，就会把“郊区农村的农民都穿着很漂亮的衣服”这个句子的成分分析成“定·定·主||状·谓·状·定·宾”；有了这个模式，就会避免分析中不讲层次的毛病，而正确地分析为“定·主·状·谓·定·宾”，明确认识到“郊区农村”（定中词组）、“很漂亮”（状中词组）都是以词组的身份“整块儿地”作句子成分的。中心结构模式不仅是衡量、分析其他句子的尺子，也是造句的样板，可以通过变化、发展、减少、增多、复杂化、简单化等办法，根据这个模式创造出别的千变万化而又合乎规范的句子来。

三

听有人说，层次分析法没有句子成分的观念，对一个句子只是层层二分，这样就不能自觉地去把握句子的格局。又有人说，《暂拟系统》的修订方案提出的第二种图解法，偏正偏正一连串，不敢用句子成分的概念。这种批评是否恰当，暂且勿论。我想说明，我并不反对正确的层次分析法，但我感到讲关系、讲层次、讲成分的析句方法有提纲挈领、容易掌握、便于归纳句型等优点。句中的词与词之间是有严密关系的，析句必须分析结构关系，必须

知道可能有的结构关系。关系是有层次的，这关系正如家庭和亲戚血缘关系中的上辈与下辈、内亲与外亲那样不容混淆。讲层次，就是讲结构关系的上下内外远近。讲成分，是为了把握句子的整个格局，而挑选出句子构成因素中的主要“代表”并加一适当的名称。关系、层次、成分，是既不相同又互相密切联系的范畴。在本书作者看来，问题似乎不在于用不用成分的范畴，而在于自觉不自觉。《现代汉语八百词》初稿在《中国语文》上发表时，没有用句子成分的概念，而用了“名、名施、名受”等名称，在正式出版时，却用了“主语、谓语、宾语”这一类句子成分的名称了。改变的是名称，也是实质。对“这场雪下得太好了”这个句子，恐怕层次分析法也承认“这场”是限定“雪”的，“太好”是补充说明“下”的，只是未把“这场”叫定语，未把“太好”叫补语罢了。恐怕得承认，这个句子是由“这场”、“雪”（“这场雪”）、“下”、“太好”（“下得太好”）以及“得”、“了”这几个因素组成的。把这几个因素中的重要，分别主次、上下、内外，确定下它们的关系，并给它们各起一个名字，没有什么不好。所以我选用了成分分析法。

四

弄清结构关系与逻辑关系的联系与区别，对于析句和划分句型，是非常重要的。“被”字句和“把”字句中的结构关系与逻辑，最能显示出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如“衣服全被露水浸透了”这句话，说的显然是“露水浸透了衣服”。“浸”与“衣服”的关系就是逻辑关系。而从结构关系来看，“衣服”是与“浸(透)”直接发生组合关系的，这是主谓关系。“被露水”与“浸”则是状中关系。但是，这种状中结构关系，却又是表示（包含着）“露水”在逻辑关系上是“浸”这个动作施动的主体。结构关系与逻辑关系就是这样地互相联系、互相包含而又可以不相同的。

“他把书藏在怀里”，也有同样的情况。“把书”是整块儿地作动词谓语“藏”的状语的。但从逻辑关系上说，“藏”的确实是“书”。不掌握结构关系与逻辑关系的联系与区别，往往给语法研究设置了障碍，也会引起无谓的争论。例如，有的同志硬要求谓语是对主语的充分的陈述。这一原则贯彻到底，就会出现一个主谓句只有主语、谓语两个成分的情况。再分析下去，就是偏正、动宾、主谓、定中，没有句子成分了。这样，句子的格局就显示不出来了。例如有同志看到别人指出“人们的心情很不平静”一句话中的“心情”是主语，“平静”是谓语，就说这样分析歪曲了原意，说：“这句话说的是不平静呀！”批评者是把分析结构关系与分析句子的意思等同起来，结果等于不让人分析结构。“要那些柱子和梁干什么呀？它们又不好住人？”是的，柱子和梁不能住人，但它们却能支撑整个建筑物，而这整个建筑物是能住人的。成分分析法中的主语、谓语，有时确实不能充分表示句子的意思，甚至与原意相反，但它们加上别的成分，造成句子，却能充分表达某种意思。

五

在许多句子中，有些词是先组织起来然后与别的词发生结构关系的。这就是承认词和词组都可以充当句子成分。但是，词组作句子成分不是漫无边际的，而是要受一定的约束的；约束不是别的，正是上面说过的那个中心结构模式，人们说，词组是“整块儿使用”的东西。如果没这个模式作为依据，“整块儿使用”，其意义就是不清楚的。上面所说的约束，具体说来，就是：不让定中词组作主语和宾语（包括词的宾语），这是因为结构模式的主语部分和动词谓语后边的部分是由定语和名词性语词组成的，承认定中词组可以作主语，就把定语给否定了；不让状中词组、中补词组作谓语，这是为了分析出谓语及其前后的状语和补语。

有的同志不理解这些约束，而不理解这些约束就等于不要成分分析法。“我知道他已看完了这本书。”对于这个句子，用中心结构模式去套，就知道：“我”是主语部分，也是主语；“知道”以下是谓语部分；“知道”是谓语；“他已看完了这本书”是一个主谓词组，整块儿地作谓语动词“知道”的宾语。“脖子上吊着望远镜的连长接电话”这个句子，应该分析成“定·主·动谓·宾”。有些人却分析成“状·动·宾·主·谓·宾”或“主（包括偏正）·谓（包括动宾）”。作出这样的分析，正是缺乏句子成分观念，缺乏句型观念，缺乏词组可以作句子成分观念，而且缺乏用中心结构模式来判断句子格局的观念。

六

语言现象中也有普遍和特殊的因素，还有可这可那的因素。语法学家们在遇到特殊的、可这可那的现象时，就会作出自己的“处理”。应当允许不同的处理，慢慢儿地从不同的处理中挑选出比较接近语言现象本身的处理。例如，连动词组、兼语词组存废之争，连动词组范围的宽狭之争，表示能愿的词是动词还是副词之争，存现句中句首一段是主语还是状语之争，介宾词组是否存在之争，成分分析法与层次分析法优劣得失之争……等等，这里边就有不同的处理。这不同的处理，有时很难说哪一种“处理”是绝对科学的或绝对不科学的。当然，处理有时也有高低之别。就以定中词组可否作中心词语问题来说，其中就有不同的“处理”。对“最近非常流行的一本语法书”这样一个语言片断，有的人分析说：“最近非常流行（的）”、“一本”、“语法”是名词“书”的定语，三个定语是从不同方面来限定“书”的。这分析有道理。对同一个语言片断，有的人分析说：“语法”与“书”先结合为定中词组“语法书”，“一本”作“语法书”（定中词组）的定语；接着，“最近非常流行（的）”又作“一本语法书”的定

语。这分析也有道理。这是两种不同的“处理”，但不能说哪一个“处理”绝对好。也许前一种处理较容易掌握吧。本书采用前一个处理，这是由于本书的主心骨的那个中心结构模式的存在，而在那个模式中，定中词组是不作主语和宾语的，考虑到体系的统一性，一般就不让定中词组作中心词语了。

七

具体的句子无限多，但这无限多的句子，从结构关系的格局上看，还是可以加以分类的，分出来的类便是数量有限的句型。分析句子，最后必然导致句型。造句不管自觉不自觉，都只能按照某种句型的格局进行。本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句型，但这研究不得不建立在对整个语法体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所以在第一章用了相当的篇幅论述与语法体系有关的问题。语法体系是一个整体，词法、句法在一个体系中是必须一以贯之的。词类的划分，应以词的结构功能为主要依据，而词的结构功能，又是在句子中体现出来的。“离品无句”之说固然不对，但“依着句法更易于辨明词类”之说，还是正确的。本书虽没有对词法作专门的论述，但在论述句型的过程中又是处处在考虑着词法的。例如，由于本书是主张讲关系、讲层次、讲成分的，并主张以中心结构模式作为基础的成分分析法，这样就不得不把表示能愿的词划归到副词中去。否则就得承认能愿词与后边的动词是合成关系，最后将导致整个体系的解体。本书在具体论述句型时，贯彻以结构关系为主兼顾实用的原则。“是”字句、“是……的”句、“得”字句、“存现句”、“对于”句等等，都是从实用的原则来论述的，实际上它们只是主谓宾句中的一个小小的分类。语言现象是丰富复杂的，无法按照绝对统一的标准划分句型。例如，把众多的句型只分为两大块：一块是基础句型及其派生的句型，一块是从词组作句子成分这一角度着眼划分出来的句型，这两大块句型从每一方面看都是交叉、重

叠的，表面上看起来这样的句型体系不够严整，实质上这种交叉、重叠正反映着客观存在的句型体系的实际情况。

八

句型研究和句型教学，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重视句型研究，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必然结果。句型研究可以提高语法的实用效果，也便于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翻译。析句方法的严密必然导致句型体系的建立，句型体系的建立又反过来可增强析句方法的科学性。语法学习者掌握有限的句型，有助于写作速度的提高，也便于检查文字运用上的错误。有意识地教句型、自觉地要求学生按照句型造句，跟通过阅读课文偶然接触某种句型，其语法教学和写作教学效果，是不会相同的。正是考虑到以上的情况，本书编者才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句型研究上。近几年来，在语言学专业刊物和大学文科学报上，发表了不少研究某一个句型和论述建立句型体系的文章，阅读这些文章，从中得到了不少教益。但是，全面研究句型体系的学术性专著，至今尚未看到。因此，对有些问题，本书编者只能独自摸索。本书是建立了一个语法体系，其中包括句型体系，但本书绝对不是对现代汉语句型体系的详尽无遗的研究和论述。它只能说是给现代汉语句型体系勾画了一个大轮廓。

九

算是交了好运。刚写完本书初稿，我就在一个同志的家里见了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两人谈了足足两个钟头，专谈语法，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后来把初稿寄给张志公先生，请他指教。张先生仔细看了我的稿子，给我写了很长很长的一封信，鼓励多于批评，要我加以修改，派派用场。在张先生的鼓舞下，从1983年开始，我利用业余时间修改这本初稿。但一拿起来，就感到非重写

不可。现在这本《现代汉语句型概论》是花了近三年的时间逐字重写的。不管这本书能否出版，我都要感谢提携后进的张志公先生。

杨成寅 1985年

目 录

张志公先生给作者的信…………… (1)

序……………任学良 (2)

前言…………… (1)

第一章 语法体系概述…………… (1)

第一节 语法体系构想…………… (1)

第二节 成分分析法的方法论基础…………… (14)

第三节 有控制的层次论…………… (33)

——兼论成分分析法与层次分析法的
异同

第四节 词组的结构和句法功能…………… (49)

第五节 关于定语与中心语的结构关系问题…………… (68)

第六节 关于状语与中心语的结构关系问题…………… (80)

第七节 析句的方法和步骤…………… (85)

第八节 图解法…………… (98)

第九节 单句句型系统概观…………… (117)

第二章 基本主谓句…………… (143)

第一节 中心结构模式句…………… (143)

第二节 主谓宾句 (带宾主谓句)…………… (150)

第三节 双宾句…………… (158)

第四节 动谓句 (无宾主谓句)…………… (163)

第五节 形谓句…………… (166)

第六节	体词谓语句	(173)
第七节	“是”字句	(178)
第八节	“是……的”句	(191)
附录一	代词谓语句	(200)
附录二	倒装句	(201)

第三章 非主谓句 (205)

第一节	一般无主语句	(205)
第二节	存现句	(215)
第三节	无谓语句	(231)

第四章 逻辑主语后置句与逻辑宾语前置句 (238)

第一节	被动句	(238)
第二节	“把”字句	(252)
第三节	“连”字句	(277)

第五章 重要词组谓语句 (286)

第一节	主谓谓语句	(286)
第二节	连动谓语句	(301)
第三节	兼语谓语句	(316)

第六章 单句句式附录 (330)

第一节	“得”字句	(330)
第二节	“有”字句	(340)
第三节	“在”字句	(347)
第四节	能愿副词作状语句	(353)
第五节	“对于”句	(360)
第六节	句首状语句	(372)
第七节	带插入语句(附注解语)	(382)
第八节	带外位语句	(393)

第七章 词组作句子成分句 (396)

第一节	主谓词组作句子成分句	(396)
-----	------------	-------

第二节	动宾词组作句子成分句	(405)
第三节	状中词组作句子成分句	(410)
第四节	中补词组作句子成分句	(412)
第五节	状中补词组作句子成分句	(414)
第六节	定中词组作句子成分句	(415)
第七节	兼语词组作句子成分句	(418)
第八节	连动词组作句子成分句	(420)
第九节	介宾词组作句子成分句	(422)
第十节	“的”字词组作句子成分句	(436)
第十一节	联合词组作句子成分句	(443)
第十二节	同位词组作句子成分句	(452)
第十三节	方位词组作句子成分句	(459)
第十四节	比况词组作句子成分句	(465)
第十五节	固定词组作句子成分句	(479)
第十六节	复句形式词组作句子成分句	(482)
附录	紧缩复句	(486)
后记		(498)

第一章 语法体系概述

第一节 语法体系构想

建立现代汉语语法教学体系的基本原则应是：以词与词之间的结构关系的严密体系为基础；以六种句子成分、主语部分和谓语部分、句子成分和词组成分等概念，来把握全部结构关系和逻辑关系的主要矛盾，揭示出结构关系的井然有序的大小、内外、直接、间接层次；以词的结构功能来区分词类并以句子的结构关系的特点来划分句型。这样就能使语法体系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无懈可击的整体。换句话说，这个体系应当是讲关系、讲层次、讲成分的。

一、词与词之间的关系的概念和种类

句子中的词与词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这关系，不论从逻辑上说还是从结构上说，都应该是确定的，不能任意解释的。这关系，很像是一个小家庭或大家庭几代成员之间的血统关系。这关系，有时是复杂的，但一定是脉络分明的，有层次的。